



並非虛構的故事

俞 林 等 著

俞林等著

並非虛構的故事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並非虛構的故事

俞 林 等 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數：115千

開本 31 $\frac{1}{2}$ ×43 $\frac{1}{2}$ /32 印張 6 $\frac{13}{16}$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數 140001—153000

定價(5) 0.45元

內 容 說 明

本書是从今年七月至十月的全國報刊上選輯的五篇肅奸反特的短篇小說。這些作品的特點是：故事生動，情節緊張。它們一方面表現了人民羣眾的高度政治警惕性，公安人員的机智、沉着和勇敢；另一方面也寫出了敵人的無恥陰謀、卑鄙手段和丑惡嘴臉。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複雜的今天，這些作品對我們認識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加強警惕，澈底進行肅清反革命運動將有很大的幫助。

目次

並非虛構的故事·····	俞林(一)
雙鈴馬蹄錶·····	陸石、文達(四)
奇怪的數目字·····	文達(一〇三)
『一一三號』煙頭·····	曹大澈、曹德澈(一二九)
伸向設計圖的魔手·····	洪洋、劉岱(一八九)

並非虛構的故事

俞林

帶給縣長的一封信啓信

三月，長江兩岸的稻田裏開滿了油菜花，大地像一床望不到头的金黃的錦被，濕潤的空氣裏放散着醉人的花香。一個幹部打扮的人，在通往縣城的大路上匆忙地走着，他似乎有很緊急的事情，一點也沒注意春天的景色。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濃濃的眉毛，鼻尖上有幾顆淺麻子，臉色雖然被太陽晒黑了，但是人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知識分子出身的人，走路的時候，兩隻腳抬得很低，不斷碰着路上突出的石子，顯然他已經走得疲乏了。

快晌午的時候，这个人進了城，到十字路口打听了一下，就一直奔縣政府去了。一到收發室，這位年輕人就從身上掏出一封信來，向收發員說：『同志，我是沙湖縣派來的幹部，給你們這裏劉縣長帶來了一封信，要劉縣長親啓。』說着就把信交給了收發員。劉縣長正在辦公室裏忙着，他一連和五個區通過電話，檢查了各區統購統銷的情



“同志，我是沙湖縣派來的幹部……。”

茹辛作

況，又詳細詢問了發放農業貸款的事情，最後又催他們把春耕和救災的工作計劃送上來。他剛放下耳機，收發員推門進來了，把一封親啓信交給了他。劉縣長听說是沙湖縣派人送來的親啓信，就連忙打開看个究竟，等他把信紙展開，才知道並不是什麼公函，只是一封私人信件。不過，当他看到署名和私章是『齊海明』三个字的時候，對這封私信比之對公函並沒有一點輕視，趕緊坐下來把信仔細地讀了一遍。原來齊海明是沙湖縣三區區委書記，是本縣二區紅土鄉人。劉縣長對本縣出外工作的重要幹部大體都知道，平時很關心他們的家屬，到區裏檢查工作的時候，時常問到他們家裏的生產情況，還常對幹部們說：『幹屬雖然不同於軍屬，我們也要好好照顧，好叫人家在外邊安心工作。』偏偏這封信正是齊海明要求照顧他的家庭的，信中列舉了家中的一些困難。這不能不叫劉縣長難過，一定是二區沒有按着他的指示辦事，叫人家一個區委書記親自寫信來要求，這有多難堪呢！劉縣長看看齊海明的簽名和手章，就好像看到齊海明站在面前指責自己似的，他馬上請沙湖的那位叫陳川江的幹部進來，同時把民政科長也叫了來。

劉縣長對外縣的幹部很客氣，滿口答应要好好照顧齊海明的家屬，語氣裏流露出抱歉的意思，並且再三囑咐陳川江回去後向齊海明同志轉達這番意思，最後要民政科長親自處理這件事情，還要他給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安排住處。

民政科長按照縣長的意思，把這位客人安置在客房裏，第二天由民政科寫了一封介紹信，請陳川江帶到二區，要二區區長親自解決齊海明家庭困難的問題。於是陳川江帶上介紹信就趕到二區去了。

區長的疑惑

當二區王區長看到陳川江帶來的縣民政科那封信的時候，把信中提到劉縣長如何親自指示的一段讀了兩三遍。另外他又仔細地看了看最後的一句話：『救濟款可由陳同志親自帶到齊海明同志家。』這句話似乎是寫好介紹信以後又加上去的，因為這十幾個字寫的特別擠，和前邊的字句不像一起寫下來的。

王區長一定还要看下去的，如果不是陳川江用問話打斷了他。

『王區長，不認識我了吧？』

『啊……』王區長放下信，對客人看了看，不好意思地搖搖頭，像抱歉似地啊了一聲。『前年我們齊書記的愛人病了，不是我送回來的嗎？當時，虧得王區長多照應。』

王區長大概想起了這件事，就把信放到一邊，打聽了一下齊海明的近況。王區長是本地人，自幼就認識齊海明，是和他一起參加革命的，很熟悉老齊的性格。因此，一听

說老齊專派一個幹部老遠地跑來要求照顧自己的家庭，就不大相信。五一年他們一起領導一個鄉的土地改革，正春荒的時候，老齊的老婆帶着孩子哭哭啼啼地來找老齊，老齊只顧了領導羣衆鬥地主，眉頭沒皺一皺就把老婆孩子打發走了。這個有名的硬漢子，怎麼这回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了呢？雖然他家裏沒有勞動力，生活不算好，可是早已不是五一年的情形了。正是因為心裏這樣疑惑，他才仔細地看着縣裏的信。

等向陳川江了解了一些齊海明的近況以後，王區長似乎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老齊這兩年思想變了，他本想再多打聽一些情況，可是陳川江第二次打斷了他：『王區長，我急着辦完事情好回去，我打算馬上到齊書記家裏去，區裏有什麼要我帶去的东西呢？』王區長遲疑了一下說：

『你着急了嗎？好吧，你先去吧，我一定通知鄉裏解決這個問題。』

『王區長，給齊書記家的救濟款……』

『呵，救濟款，我們的救濟款都發到鄉裏去了。我馬上了解一下，大概鄉裏也發到戶了。』

關於救濟款的事，陳川江還想再說些什麼，可是他一轉念頭，說道：

『王區長不給鄉裏寫個信嗎？』

『不用了，我就要到那边下鄉，你要急就先走一步，不着急就跟我一道走。』
『我还是先去吧。』

陈川江走了以後，王區長又疑惑地看起縣裏那封介紹信，他手头本來還有一筆機動的救濟款的。不知道是因为他这种疑惑，还是因为对齐海明的不滿，他沒有答应動这笔款項，虽然按縣裏这封信的精神，是應該立刻『救濟』，还应该給齐海明寫封信要他放心的。有人找王區長处理事情，他把信放到一边去了。

二十元路費

第二天，陈川江帶着齐家捎給齐海明的一套衣服，一双鞋，赶回到縣城來，民政科長熱情地接待了他。

『陈同志，到下边看到了什麼問題？別客气，給我們提出來，我們可不比你們重點縣先進呀！』

『不客气，走馬觀花，哪能提出什麼意見來。对統購統銷聽說有些謠言，哎，对什麼工作反革命分子也要破坏的。』

『对呀，』民政科長緊应和着說，『謠言總不斷，反革命分子还得好好地鎮壓鎮壓。』

看起來，人們的警惕性還是不夠高呀，不然，敵人不能夠這樣囂張。說來說去，還是個覺悟問題。」

「一點也不錯，幹部的麻痹思想到處都很嚴重。」

兩個人談的很投机，最後客人帶着幾分難為情的神氣對民政科長說：

「有件事情很難開口，我來的時候路費帶少了，路上鬧病吃了點藥，把錢用光了……」

「路費？不要緊，你打個借條借點吧。」

「這真給你們添麻煩，」陳川江謝了謝這位好客的科長。在縣政府吃了午飯，帶着借到的二十塊錢（清一色的新人民幣），和科長告別了，離開縣政府上路去了。

在省城

陳川江並沒有回沙湖，却穿了帶給齊海明的新衣服，搭汽車奔省城去了。省城是長江岸上的一座大城市，陳川江有兩年沒到這裏來了，但是街道他是熟悉的，他在一個僻靜的地方找了一家旅館住下，他在旅客簿上填上了「陳家駒」三個字，下面寫的是沙湖縣政府幹部，因公來省等字樣。

不久，这个化名『陈家驹』的陈川江就到街上買了一付墨鏡，在一家小飯館裏吃了飯，坐着三輪車到靠近郊區的工業區去了。這裏和兩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的廠房正在修建，高大的脚手架上建築工人在忙碌着，江邊正修建着規模宏大的橋樑，从远处就望到高聳在天空的德立克扒桿，在輕捷地轉動着它那鋼鐵的手臂。陈川江在一條街口下了車，在小攤上買了包煙，四下裏看了看，就走進一條小巷子裏去了。這條巷子和兩年前一樣，這多少使他鬆了口氣，他找到那個要找的門牌，門半掩着，他推門進去了。

一個老大娘在堂屋裏迎着他，放下手裏的活，問道：

『同志，你找誰呵？屋裏沒有人。』

『婆婆，陈东山，磨豆腐的陈东山还在这兒住嗎？』

老大娘用手抵了抵散落下来的頭髮，仔細地看了看來人，帶着幾分驚奇的口吻說：

『陈东山？你？他出事啦，你同志不知道？』

『出什麼事了？我是从鄉下來的幹部。』他又加了一句：『我是來調查他的。』

老大娘並沒有留意客人臉上的驚恐和失望的表情，對他講起了不久以前陈东山如何被逮捕的情形。

『……同志，他哪是个磨豆腐的？早先当过联保主任，殺过人，造过孽，唉，还在

他磨子底下搜出了炸藥呢！你同志說嚇死人不嚇死人，一個屋裏住着，你想得到他是個这种人！我們居民小組還開了他的會，这种人呀，抓起來可真不虧！」

老大娘還想講下去，可是陳川江打斷了她的話：「好，我到區裏調查他去，我要帶他到我們縣裏槍崩他，這個人在我們那裏造了不少孽。」

「是呀，是呀，惡貫滿盈啦……」

老大娘一抬頭，那位來客已經匆匆地走了。

區政府离巷口不远，但是陳川江並沒有去，兩年前他曾到那裏去過的，可是今天他連向那裏望一眼也沒有。他沿着街無目的地走着，忽然一個妇女的聲音在他耳边吼起來：

「你这个人，走路怎麼不看着點，睜着大眼往人身上撞！」

他吃驚地抬起头，才知道人家是罵自己，連忙陪了个礼走開了。

当他帶着幾個包子回到旅館的時候，上樓都沒有力气了，他進了屋，把門關住，把用報紙包着的包子往桌上一扔，就倒在床上了。

「怎麼辦呢？難道白跑到這裏來了嗎？二十塊錢快花完了，下一步棋該怎麼走呢？」

天黑了，肚子餓了，他爬起來，開了燈，到桌邊吃起包子來，腦子裏一会东一会西地亂想着，忽然，他注意到包包子的那張舊報紙上的一段消息，這是關於某一家工廠增

產節約的報導，裏面提到了很多先進工人的名字，正是其中的一个熟悉的名字首先吸引住他。他把報導仔細地看了一遍，一个新的計劃在他心裏朦朧地出現了。

他立刻喊了茶房來，掏出兩張新票子來，說：

『給我到對过要份頭等的客飯來，再打二兩酒，快一點！』

他抽着煙，對着黃黃的燈光，深思起來。

李江華的客人

靠江邊不远有一片新盖好的工人宿舍，並排的幾幢兩層的紅樓房，兩幢之間栽着新樹，樹中間的繩子上，掛着洗好的衣服，从江面上刮來的風把衣服飄起來，像張滿的帆一樣，除了江上不斷傳來的輪船的汽笛聲，這裏是很安靜的。

在一幢樓房的下一層，住着李江華一家，白天李江華在工廠裏做工，他的妻子陈菊英在家踩着縫紉机做活，他們的孩子也上学去了。屋裏東西虽然不多，可是很乾淨，顯得很实用、樸素，牆上的毛主席像旁边，掛着一張裝在玻璃框裏的獎狀。这天，陈菊英正踩着机器，門口來了一个年輕人，陈菊英机器沒有停，只抬了抬头，向这位有些面熟的客人望了一眼，以为是廠裏的人，說：『你找老李嗎？』

『不，我找你，二姐，你不認識我了嗎？』

陳菊英的機器一下停了，她抬起頭來直着眼睛端詳着這位叫她二姐的人，她認出了那兩道濃眉和鼻尖上的幾顆淺麻子，可是她並沒有熱情地走過去迎接她這位遠房的弟弟，仍然隔着機器站着沒動，問道：『江伢，』她叫着他的小名，『是你？你怎麼到這裏來的？我聽說，你……』

『你聽說我犯了法，坐了監獄吧，二姐？』

『不是送你到農場勞動改造去了嗎？』

『是呀，二姐，你別這樣瞪着我，我勞改了一年多，我可改造好了。政府提前釋放我回家。二姐，你看這是我的……』

陳川江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張揉皺了的紙，接着說：

『這是農場給的，你看上面寫着我是積極分子，學習小組長，因為工作表現好，才提前釋放的，這就是證明。』

『你能往正道上奔就好啦，』陳菊英嘆口氣，從機器後邊走了過來，給客人倒了杯水。『人家都往社會主義奔，你年輕輕的，就往壞道上走，走到哪裏算一站呢！這都是你爹做的孽，別嫌你二姐說話嘴直，你要走他那條道，早晚也是叫政府鎮壓了。』

「二姐，你怎麼說這話，說書唱戲裏面都有浪子回頭，我就不興重新做人啦？」

「你不回家，來省城幹什麼？」

「人有臉，樹有皮，我年輕輕的，在家裏哪有臉見人，我來求姐夫給我找個事做。」

「哼，說的可容易，你姐夫在哪裏給你找事？他又沒有開着職業介紹所。」

「姐夫是先進工人，勞動模範，給上邊說句話還不行？」

「你從哪知道的？」

「牆上那不是掛着呢！」陳川江說着向牆上的獎狀嚅嚅嘴。

「你的眼倒尖，」陳菊英說了，又擺弄起自己的活，她一邊踩着機器，一邊說：「你跟姐夫說吧，我可不管。江伢，你到了省城可別亂鑽。告訴你，陳东山可是個特務，前年你來了，我記得你还住在他家裏，三叔長、三叔短的和他一塊混。依我說，你這回吃官司就是吃你爹和你這個三叔的虧。」

陳川江雖然怪討厭陳菊英這些話，但是他還是裝做很在意地听着，有時還插嘴問：「二姐，你怎麼知道人家是特務？」

「政府把他抓去了，我還不知道！我告訴你也好，省得你再找他，還是我們鄉裏那個姓王的女幹部檢舉的呢！」